

## 与桐相伴

◎刘渝平(河南平顶山)

单位北楼后沿路有一排泡桐树,是2007年种下的。时光荏苒,转眼已是十七年。

初见桐树时,树身盈盈不足一握,纤弱的树枝上挂着屈指可数的树叶。但“有苗不愁长”,桐树才不管世人眼光,既来之,则安之。

在桐树还是树苗时,我的办公室在一楼,偶尔开开窗,能看到它们乖乖地、静静地立在那里,偶有风来,树身也跟着晃动起来。我和同事担心弱小的它们熬不过冬天,就找来木桩和绳子做固定,有树木的衬托,为单位蓝白相间的主调平添了色彩。

与桐树相邻五年后,我的办公室搬到了东楼,虽不能抬眼即见到桐树,但偶尔还会有意到北楼“故地重游”。年复一年,如今的它们已超过四层楼高,枝繁叶茂生机勃勃。

我默默注视着桐树的成长,桐树也见证了单位和周边的变化,鸿鹰小区、东方明珠小区越来越热闹,拥军路上新增了好多高层建筑,创业大道上女贞与杨树并排站立,人行道扩建,林荫小路上凉风习习,湛河北路一直通向昆阳大道,湛河治理后两岸垂青、鸟语花香……这些与桐树们的直线距离不超过800米。

在办公楼上看桐树已经是平视了,在拥军路上看它们只能仰视,它们真的长大了,枝丫横生,高低错落,层层树叶舒展如伞盖般。每到清明前后,桐花满枝,香气沁脾,在淡紫色桐花的映衬下,单位的北墙也俏丽了几分。

都说十年树木,一晃十七年了,这几棵桐树成了拥军路上靓丽的风景,树枝包揽了路上30米路段的空间,车子停在这里,有桐树枝叶护着,冬暖夏凉,特别是春日里,一阵风过,车子便被打扮成了花车,一看就心情大好。

桐花的美有些另类,形似喇叭,花开时一开就是一大片,一根树枝上一簇簇、密密麻麻挂满了桐花,整棵树都被花团簇拥着。有风吹来,桐树摇摆,紫浪翻腾。人常说桐树是音乐树,防腐蚀耐高温,是打造乐器的上品,故开出的花儿也似喇叭,自带装备,为桐树高歌,为春天抒情。

《本草纲目》中说,桐华成筒,故谓之桐。皮色粗白、不生虫虹,桐叶主恶疮疥着阴,皮主五涛杀虫,花主傅猪疮,消肿生发。可见桐树的作用之大,功能之强。泡桐可改善生态环境,是绿化和农林间作树种,焦裕禄在兰考任职时,就是大力种植泡桐树改善了环境。1963年春天,焦书记亲手种下那棵泡桐树已长成参天大树,兰考人民为缅怀焦裕禄,亲切称之为“焦桐”。

看着挺拔的桐树,他们偶尔抖抖筋骨,伸伸枝丫,唤来了枝杈间鸟儿啁啾啾的欢声,与知了的鸣唱合音,静心聆听,还真有交响乐的味道。

窗外,有桐树们缔造的小生态王国,窗内,有我用心去记录着它们的点点滴滴。



## 亦真亦幻运匠心

——我看短篇小说《去往月庄》

◎娄禾青(河南平顶山)

没有醉心的故事,没有勾魂的情节,没有亮眼的人物——真想不到,十日之内,张中民这篇名为《去往月庄》(见《平顶山文学大系·短篇小说卷》)的短篇小说,竟拽着我一连看了五遍,并让我产生了将阅读过程写下来的冲动。

于是,就有了这篇不伦不类的杂笔。

首读:  
好奇——看“热闹”

《去往月庄》内容很另类,架构却简单,写的是在塔城机关工作的“我”,回到老家杨庄,奉母亲之命,去寻找离家(实乃亡故)一个多月的父亲。走进父亲阴间的村子月庄,发现一排排新房全是父亲的杰作,像他在杨庄建的房子一样漂亮。碰到的人全是杨庄故去的乡亲,发德嫂、福爷、李长岭、郑晓阳、木头爷、王昌举、长河、富海……按照他们提供的父亲为人建房的行踪,“我”一路追寻,几经周折,却始终没能见上父亲一面……那情景,直让作为读者的我叹息加惋惜,禁不住咏起一首略加改动的古诗来:阴界问乡党,言父建房去;只在此村中,雾深不知处。

看第一遍,我是囫圇吞枣,一气读完的,颇有些“看热闹”的意味。这“热闹”,当然不是打打杀杀的场面,也不在于惊心动魄的情节,而是阴阳交错、亦真亦幻的新奇。一句话,是一见倾心的新鲜感,外加一探究竟的好奇心,让我过了把猎奇瘾,如此而已。

再读:  
品味——找“门道”

看过“热闹”之后,按常理该翻篇了,可不知咋的,竟有了再读一遍的渴望。这让我意识到,《去往月庄》这篇小说的吸引人处或许不只是新奇,“热闹”的背后,应该还有更抓人的地方。于是,就开始了第二遍阅读——那种边读边品味的慢阅读。慢读细品的结果,让我终于看出了一点儿“门道”,那便是作者很善于“制造意外”。

抛开“我”去阴间找父亲这个大意外不说,作者还适时设置了不少让人提神醒脑的小意外:

比如小说开篇,说父亲“一个月前离开我们”,铺陈了很多文字,极言父亲的好,以及找回父亲的重要性,给人造成的印象明显是父亲离家出走了。直到第二部分,作者才点明,父亲在为人建房时从脚手架上跌落

亡故了。比如在写“我”找父亲的叙述中,先后有四次,似乎马上要见到父亲了,却次次意外落空,失之交臂。

比如在“我”正为找不到父亲一筹莫展时,突然接到了上司董局长从单位打来的电话,催“我”马上回去写材料。而当“我”回到阴间给董局长回电话时,他却莫名其妙地说,当天根本没给“我”打过电话……

我觉得,正时这一个个恰到好处的好处,吊足了读者的胃口,让小说魅力陡增,引人入胜。

反复读:  
思考——探“奥妙”

从第三遍阅读开始,我进入了一种边看边思考的状态。因为我愈来愈明显地感觉到,这篇另类小说应该是中民“蓄谋已久”且费尽心机的“刻意”之作,其间不仅充满了他超越自我的艺术追求,应该还蕴含着他的某种精神寄托。我试图在反复阅读中找到些蛛丝马迹,也期冀能通过深入思考,悟出点儿其中奥妙。

我思考最多的问题有两个。

问题一:作者为何会写这篇小说?

想来想去,我把追寻的焦点定格在了小说中的父亲身上。这位杰出的建房匠人虽然“千呼万唤不出来”,却是真正主角,也是一种“草根完人”式的存在。由此,我忽有所悟:作者写这篇小说的初衷,也许就在于塑造一位伟大父亲的形象。为达到出奇效果,作者独辟蹊径,匠心独运,以至不惜“残酷”地让“父亲”死去,只为展现其“无私奉献死不休”——到阴间继续为人建房。由此,我亦开始坚信,作者的精神寄托就闪烁在“父亲”形象中,同时闪烁其间的,应该还有作者某位或某些亲人的影子——这或许就是这篇小说“源头的源头”了。

问题二:这篇小说想告诉我们什么?

不管作者是有心还是无意,《去往月庄》触及了一个当代作家很少涉足的世代命题:绵延数千年的“阴间”,到底啥样?

这篇小说写的阴间有不少独到之处。第一,它不是为涉足而涉足,而是为塑造父亲形象量身打造的。第二,它不是泛泛地写阴间,而是写阴间的一隅——一个与阳世杨庄相对应,专门接收其亡灵的名叫月庄的村子。第三,它写的阴间既不是天堂,也不是地狱,而是阳世翻版,影像人间,除了阴气

太重,与“老家”杨庄几乎没什么两样……所有这些,告诉了我们什么?

我觉得,它在告诉我们:阴间是想出来的,你想它有,它就有;你想它是啥样,它就是啥样。就像自拍,你可以拍个笑逐颜开,也可以拍个苦大仇深。

我觉得,它也告诉我们:如果有阴间,也是跟阳世一样的,过好当下最重要,别想那么多。

我觉得,它还告诉我们:泰山易改,秉性难移。人在阳世是啥德行,到阴间还是啥德行,改不了的。不然人们咋会咒人“死不悔改”……



当然,这都是我的一己之“猜想”,未必准确。或许每个读者都会有自己的不同的“猜想”呢,我想强调的是,“猜想”水平如何,并不重要,重要的是只要能引起读者“猜想”,哪怕是胡猜乱想,亦堪称成功。仅凭这一点,可以说《去往月庄》是成功的。

毋庸讳言,小说也有可挑剔处。比如,因为是“刻意”为之,就不免会有雕琢痕迹;因为要“亦真亦幻”,就容易造成阴阳对接得不够紧密,等等,都留有遗憾。但这都是小处,无伤大体,以后注意些就是了。

受小说中诸多意外“传染”,收笔之际,“意外”想出一副“读后感”对联,附之篇末,聊博作者及读者诸君一笑吧——上联:亦真亦幻亦如梦;下联:半阳半阴半苍生;横批:匠心独运。

